La vérité
sur
l'Affaire
Harry Quebert



哈里·戈贝尔事件的真相 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La vérité
sur
l'Affaire
Harry Quebert



哈里·戈贝尔事件的真相（全两册）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瑞士］若埃尔·迪克————著（Joël Dicker）
陈睿　杨通————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里·戈贝尔事件的真相：全两册 /（瑞士）若埃尔·迪克 (Joel Dicker) 著；陈睿，杨通译 .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6
ISBN 978-7-5404-8870-3

Ⅰ. ①哈… Ⅱ. ①若… ②陈… ③杨… Ⅲ. ①长篇小说—瑞士—现代 Ⅳ. ① I5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5653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8-2018-31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as:
La vérité sur l'Affaire Harry Quebert by Joël Dicker
©Editions de Fallois/L'Age d'Homme,2012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www.divas-books.com）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HALI GEBEIER SHIJIAN DE ZHENXIANG：QUAN LIANG CE
哈里·戈贝尔事件的真相：全两册

作　　者：[瑞士] 若埃尔·迪克（Joël Dicker）
译　　者：陈　睿　杨　通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蔡明菲　邢越超
策划编辑：马冬冬
特约编辑：尹　晶
版权支持：辛　艳
营销支持：文刀刀　傅婷婷　周　茜
封面设计：利　锐
内文排版：百朗文化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516 千字
印　　张：20.5
版　　次：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870-3
定　　价：79.80 元（全两册）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哈里·戈贝尔
事件的真相

La vérité sur
l'Affaire Harry Quebert

目录
CONTENTS

哈里·戈贝尔
事件的真相
La vérité sur
l'Affaire Harry Quebert

/001/ 失踪之日
（1975年8月30日　星期六）

/003/ 序幕
（2008年10月　失踪33年后）

/005/ 第一部分　作家之病
（书出版之前八个月）

马库斯，我的生活空空如也，千万不要像我一样……不要被你的宏图大志冲昏了头脑。要不然，你的心会变得孤寂，这样怎么能妙笔生花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47/ 第二部分　作家痊愈
（书开始编撰）

如果每位作家只能写出自己的故事，文学就会变得很可悲，也会失去它所有的意义。我们有权利说出所有的事情，所有感动我们的事情，没有人能对此指指点点，因为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和周围其他的人都不一样，那就是写作，而所有的奥妙都藏在那里。

/521/ 第三部分　作家的天堂
（书出版了）

书并不是辞藻的堆砌，
而是对人生的反映。

/647/ 结局
（2009年10月　书出版之后一年）

失踪之日

（1975年8月30日　星期六）

“这里是报案中心，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你好，我叫德波拉·库佩，住在河溪湾路，刚才我好像看到一个男人在树林里追赶一个小女孩。”

“你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具体我也不清楚。当时我就在窗边，正好朝树林的方向望过去，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树林里狂奔……身后跟着个男人……她似乎正在拼命地摆脱他。”

“他们现在在哪儿？”

“我……我已经看不到他们了，他们应该还在树林里。”

“夫人，我们马上就派巡逻队过来。”

“谢谢，你快一点吧。”

由这通电话引出的一则社会新闻震惊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整个欧若拉小镇。就在那天，15岁的诺拉·凯尔甘，本地的一位小姑娘，就这样失踪了。人们再也没有找到过她留下的任何踪迹。

序幕

（2008年10月　失踪33年后）

所有人都在谈论我的书。我再也不能在纽约的街头巷尾悠闲漫步，也无法在中央公园的小道上自在地慢跑了。在那儿散步的人总会认出我来，然后惊呼："嘿，是戈德曼，那书就是他写的！"甚至有人会跟着我跑上几步，然后问我一些困扰着他们的问题："你书中所写的是真的吗？哈里·戈贝尔真的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在那家我常去的西村咖啡馆里，一些客人为了能和我聊聊也总会毫不犹豫地在我的桌边坐下："我正在读你的书呢，戈德曼先生，我根本停不下来！你的第一本书已经很棒了，但这一本！你写这本书时真收了他们100万美元吗？你多大了？得有30岁了吧？30岁！你就已经发了这么一大笔财。"甚至我楼里的门房，也在工作之余抓紧时间翻阅我的书。他刚一读完，就把我堵在了电梯口，好好地和我倾诉了一番他的读后感："嘿，这就是诺拉·凯尔甘的遭遇吗？实在太可怕了，这事儿是怎么发展成这样的？嗯？戈德曼先生，这怎么可能呢？"

序幕
Prelude

哈里·戈贝尔
事件的真相
La vérité sur
l'Affaire Harry Quebert

我的书让整个纽约城为之着迷，刚出版两个星期，就已经有望成为全美年度最佳畅销书了。所有人都想知道 1975 年在欧若拉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到处都在谈论着这本书：电视上、广播里、报纸上。我还不到 30 岁，这本书也仅仅是我作家生涯的第二部作品，可它已经让我一举成为全国最受瞩目的作家。

而此书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几个月前一桩震惊全美的案件。那时正值初夏，一位失踪了 33 年的小姑娘的遗体被找到。而在新罕布什尔州由此引发的一连串事件，我会在此慢慢道来。如果没有这些事件，欧若拉小镇将永远不会为美国其他地区的人所熟知。

第一部分
作家之病
（书出版之前八个月）

马库斯，我的生活空空如也，千万不要像我一样……不要被你的宏图大志冲昏了头脑。要不然，你的心会变得孤寂，这样怎么能妙笔生花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1.
记忆的鸿沟

“第一章是至关重要的，马库斯，如果读者不喜欢它，就不会再读剩下的部分了。你准备怎样给你的小说开头呢？”

“我不知道，哈里。你认为我有一天会成功吗？”

“怎样算成功？”

“写一本书。”

“确信无疑。”

2008 年初，大概就在我因第一部小说成为美国文学界新宠的一年半之后，我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危机当中：在白纸上，我不能再写出半个字来。这病似乎在一夜成名的作家中并不少见。它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早已在我的体内慢慢生根发芽。我的大脑如同中了招一般，一点点地僵住了。刚开始出现症状的时候，我并没有多加注意。我对自己说，灵感明天就会回来的，不然就是后天，再不然就是大后天。但是，时间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地过去了，灵感仍然无法找回。

我好像坠入了地狱一般，在这期间我经历了三个阶段。对于所有让人眩晕的坠落来说，飞速的攀升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我经历的第一阶段。

我的第一部小说卖出了 200 万册，这也让年仅 28 岁的我一下子跻身成功作家之列。那是 2006 年的秋天，我的名字在几周内传遍了大街小巷。人们在电视里、报纸上、杂志封面上都能看到我，我的头像甚至还出现在了地铁站的大型广告牌上。即便是东岸各大日报最苛刻的评论家也异口同声地说：年轻的马库斯·戈德曼将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

仅一本书，一本书就让我看到一种新的生活正为我敞开大门：那些身家百万的年轻明星所拥有的生活。我从住在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尔的父母家中搬了出来，找了一套豪华公寓作为安家之所。随后，我把我的三手福特车换成了带有色玻璃窗的崭新黑色路虎。我开始光顾那些高档餐厅，还找了一位文学经纪人帮我安排日程，并开始在我新家的巨大电视屏幕上观看棒球比赛。我在离中央公园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租了一间办公室。知情识趣的秘书黛妮思替我接收邮件，准备咖啡，归类重要文件。

在新书出版之后的头六个月里，我很满足地享受着甜蜜的新生活。早上，我到办公室里看一看那些有关我的文章，读一读每天几十封的读者来信，黛妮思在我看完后会把它们一一归类整理好。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会心满意足地到曼哈顿闲逛一会儿。那儿的人在我走过时总会低声地说些什么。一天余下的时间里，我会充分享受名气赋予我的新权利：购买任何我想要的东西，去麦迪逊花园广场上的贵宾包房里看流浪者队的比赛，和那些我年少时崇拜的歌星一起走红毯，还能和人人觊觎的当红电视剧女主角莉迪亚·戈洛尔约会。我是位有名的作家，我感觉自己从事着世界上最美好的职业，并且深信我的成功会一直持续下去。就在这个时候，出版商和我的经纪人却已经开始让我重新回到工作中来，并催促我进行下一部小说的创作，而我对这些劝说毫不在意，并认定成功会一直伴随着我。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开始意识到快要“变天”了：读者来信越来越少，渐渐没人在大街上认出我来。不久之后，那些还能认得我的路人开始问道：“戈德曼先生，你下一部书的主题是什么？什么时候会出版？”我明白

是时候开始重新投入写作了：我随手在纸上记下了一些思路，然后在电脑上写出了一些故事梗概，可最终并没有写出什么好东西来。我也曾想过其他思路和内容，却没有什么起色。于是，我给自己买了一台新电脑，盼望着它能给我带来新的灵感，启发我想出一些精彩的故事脉络，但还是徒劳无功。我开始尝试变换工作方式：让黛妮思帮我记录下我想出的好文字、好句子以及一些不错的小说评论，这样的工作经常会持续到深夜。但是第二天一看，这些文字显得那么乏味不堪，句子变得那么平庸无奇，就连评论也都毫无意义了。于是，我的病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2007 年的秋天，我的第一部小说已经出版一年了，而我的下一部小说还一个字都没有写。当已经没有信件需要整理的时候，当在公共场所不再有人认出我的时候，当我的头像海报从百老汇的大书店里消失了的时候，我才明白这种光鲜的生活原来是那么转瞬即逝。它就像一个饥饿的戈尔贡[1]，没有办法喂饱她的人马上会被新人取代。如今，我的关注度正是被那些当红政客、那些最新的真人秀明星，以及那些刚刚崭露头角的摇滚乐队给抢走的。可是，我的第一本书才出版了短短 12 个月啊！对我来说，这何其短暂，但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却又何其漫长。在这一年当中，仅仅在美国就有 100 万人出生，100 万人死亡，几万人被枪杀，50 万人染上了毒瘾，100 万人成功变身为百万富翁，1700 万人换了新的移动电话，5 万人因车祸丧生，200 万人因车祸不同程度地受伤。对我而言，这段时间也仅仅是写出了一本书而已。

在出版我的第一部小说时，有权有势的纽约施密特·汉森出版社给了我一笔可观的收入并对我寄予厚望。可是现在，出版人开始揪住我的经纪人道格拉斯·克莱恩不放，克莱恩则转而催促我。他说时间很紧迫，我必须得拿出新小说的底稿了。为了安慰他以及自我安慰，我肯定地对他说，

[1]译者注：西方神话故事中的蛇发女妖。

第二本小说进展很好，完全不必担心。事实上，即便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几小时，我面前的纸上也还是一片空白：灵感悄无声息地走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夜里，我一个人在床上难以入眠，幻想不久以后，在伟大的马库斯·戈德曼30岁之前，他就将不复存在。这个念头吓坏了我，于是我决定去度度假，换换脑子。我在迈阿密的一家豪华酒店里住了一个月，美其名曰给自己充电。我暗自以为在棕榈树下的休憩能重新唤醒我的创作天赋，然而佛罗里达之行显然只不过是一次美妙的逃避现实之旅。早在两千年前，哲人塞内卡[1]就经历了同样的困境：无论你逃到哪里，问题都会躲在行李箱里如影随形。这话真是一点不假，我刚从迈阿密机场出来的时候，便有一位好心的古巴行李搬运工跑过来对我说：

“您就是戈德曼先生吧？”

“嗯。”

“这是给您的。”

他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一沓纸。

“这些白纸是给我的？”

“是的，戈德曼先生，您离开纽约的时候不是应该把它们也带上吗？”

就这样，我独自一个人在佛罗里达度过了一个月。我和那些缠着我的“病魔”一起孤零零地被关在了一间套房里，悲愤不已。在我那台没日没夜开着的电脑里，那个我命名为“新小说”的文件一直空着。某个晚上，我在酒店的酒吧里喝酒时，为那里的钢琴师点了一杯“玛格丽特”，就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得了一种在艺术界很常见的疾病。这位钢琴师坐在吧台前，主动和我攀谈起来。他说他一生只写了一首歌，而这首歌风靡一时。巨大的成功使他从此再也写不出其他曲子了。而如今，在不幸和潦倒中，他只能靠为酒店里面的客人们弹奏其他人的成功之作来勉强度日。“曾经

[1]译者注：古罗马时期著名哲学家。

我也在全国最大的音乐厅里举办过超大型巡演。”他紧紧揪着我的领口说，“一万人一起高喊我的名字，一些女孩儿直接晕了过去，另外一些女孩儿还向我扔她们的小内裤，感觉真是太棒了！”他像小狗一样舔了舔酒杯边的残余物，接着说道，“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糟糕的是，这一切都过去了。”

我一回到纽约之后，病情的第三阶段便拉开了序幕。在我从迈阿密回程的飞机上，我读到了一篇报道一位年轻作家的文章，他刚出的一部小说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我刚抵达守卫者机场，就看到他的大型海报出现在了行李提取大厅里。命运开始嘲笑起我来，很可悲的是，人们不仅忘记了我，而且我正在被其他人所取代。道格拉斯来机场接我，他看上去一副完全不知所措的样子。原来，施密特·汉森出版社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急于确认我的写作是否进展顺利，并希望我很快就能给他们拿出一部新小说的手稿。

“这回坏了，”在用车把我送回曼哈顿时，道格拉斯对我说，“快告诉我，佛罗里达给你带来了很多灵感，你的小说已经写得差不多了！现在大家都在议论着那个家伙……他的书在圣诞节期间肯定会大卖。你呢？马库斯，圣诞节你能拿出什么来？”

“我马上要开始写了！”我叫道，心里却害怕极了，“我能写完，到时候我们在宣传上下点功夫，准能行。大家不是很喜欢我的第一本书吗，他们肯定也会喜欢接下来的这一本。”

“马可，你根本没明白，我们几个月前就应该做这个事情了。这是我们的战略：乘胜追击，讨好读者，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读者想看马库斯·戈德曼的书，可是他自己一个人跑到佛罗里达静养去了，所以，读者们都跑去买其他人的书了。你学过一点经济学吧，马可？书籍现在已经成了可替代产品：人们喜欢看书只是为了放松和得到消遣。如果不是你来给他们写这本书，就会是你的同行，那时也就是你被当作垃圾扔掉的时候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